

都市危情

方文 著

远方出版社

都市危情

方 文 著

远 方 出 版 社

都市危情

方 文 著

*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5号)

北京通县长凌营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6 字数:380千

1999年10月第一版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80595-271-X/1·120 定价:29.80元

内容提要

某市权势显赫、炙手可热的副市长何启章突然自杀身亡

市反贪局侦查处长陈虎和他的同事们围绕死因展开了深入的侦查。然铁幕重重，蛛网密密，侦查工作一开始即受到干扰和威胁，搭档惨死荒郊，陈虎亦多次死里逃生。但勇者无畏，在上级和人民的支持下，终将巨网撕破，铁幕揭开。将一幅幅权、钱、色的肮脏交易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：

为博欢心，副市长竟用数百万元公款的名车豪宅送美人；

为饱私囊，动用数亿元公款参与非法集资，终致血本无归；

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，数十亿美元在国外购置的国产，竟成了“赌哥公仆”的桌上筹码；

靓丽惊艳的女电视记者，倾国倾城的超级名模、香港三级片艳星，竟都是权贵们的被中娇客；

高尔夫球场变成了权钱交易场，轻松一杆，千万元进帐

.....

终究，乌云遮不住太阳，人民共和国的蓝天，岂能容腐败群魔翩跹。原形毕露之后，一个个都得到了可耻下场，包庇纵容他们的市委书记也被迫辞职。

.....

第一章

反贪局局长陈虎举枪要“自杀”——
350万不翼而飞，财政局长何启章提常务
副市长——陈虎脸上留下刀疤——副市长
突然死亡，市委书记主持会议，联合调查
组认定为自杀——陈虎当众质疑，险些被
赶出会场。

1

市反贪局长周森林的奥迪车刚一驶进反贪局的大门，就被十几名地报社的记者围堵。七嘴八舌的提问在他立足未稳时便雨点般地砸过来。

“周局长，何启章副市长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？”

“海外报刊已经报道了何副市长之死，但我们却什么都不知道，请介绍一下有关背景材料。”

“周局长，在一国反腐败高潮中，何副市长突然神秘的死亡，请问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还是有复杂的背景？”

与周森林同时下车的姑娘陶素玲用力拨开伸到嘴边的话筒，大声说。

“记者同志们，请让开，周局长年龄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你们要采访，请按组织程序向市委提出申请。让开！请让开！”

一名二十几岁的男记者不满地叫道：

“申请？你们能接待吗？一句‘无可奉告’就把我们打发了！”

周森林突然感到缺氧，面色腊黄。他心中骂了一句，这些记者怎么如此缺乏组织纪律观念，他松了松领带，板着脸说：

“现在确实是无可奉告，我要开会去，请同志们不要妨碍公务！”

三名警卫冲过来，驱散记者。

周森林吃力地迈上主楼台阶。

陈虎的右臂向前伸展，小臂弯曲，与大臂成90°上举，手里握着一支手枪。

手背与小臂也弯成90°，使枪口水平地对准两眉中间的印堂穴。

乌黑的枪口紧紧压住印堂穴，冰凉冰凉的感觉从枪口袭遍了全身。

面对着枪口，他感到用这种方法自杀精神压力太大，不如把枪口顶住右太阳穴，眼睛看到的是正前方，看不到右侧的枪，精神上也不会太紧张，死得会比较从容。

不，我只能让子弹从印堂穴进入，就这一种死法。

面前的大穿衣镜映出了他站立的矫健身影：笔挺的检查官制服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左脸上三寸多长的旧刀疤。

陈虎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觉得枪口的位置与弹道的要求相比还不太正。他两脚又分开一些，使自己站得更稳。手腕尽量与小臂成垂直，但只能接近，根本不可能达到90°，枪管不总是向上倾斜。

如果我勾动扳机，子弹从印堂穴进入后不可能从后脑相应的水平位置出来，弹道肯定向左脑上部倾斜。

再试一遍，他命令自己。

在大穿衣镜前站了十多分钟，胳膊的各个部位都因用一个姿

势太久而酸胀，但还没有找到他为自己规定好的持枪自杀姿势。

办公室的门从外面推开，周森林与陶素玲进来。他们见陈虎用枪顶着自己的前额大吃一惊。

“陈虎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周森林的声音颤抖，反贪局局长要在办公室里自杀，这太不可思议。几天前副市长何启章开枪自杀，现在负责调查此事的反贪局的处长陈虎又要自杀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“别过来，你们就站在原处，要过来，我就开枪！”

陶素玲拉住了周森林：“别过去。”

周森林退后一步，把门拉严，他不想里面的声音传出来，他咳了咳，嗓子发干。

“陈虎，陈虎同志，我命令你放下武器，你有什么压力，说出来，咱们共事十几年，你应当相信我。好好的，何必非要自杀呢！”

陶素玲吓得面色苍白，嘴唇颤抖。她在市纪委工作几年来经手了几十件案子，但赶上自杀者的现场这还是第一次，而准备自杀的人又是她的朋友和上级。她不能眼看着自杀事件发生，大叫一声：

“陈虎，一个小时前我见你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寻死寻活的，快放下枪！”

陈虎勾动了扳机。

陶素玲吓得闭上了眼睛，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只见陈虎坐在办公桌前抽烟，手枪放在桌子上。

“你……”陶素玲怔怔不知什么。

陈虎笑笑说：

“军事演习结束。喏，我说军事演习结束了。”

陶素玲扑到陈虎面前，左右手同时没头没脑地碰陈虎的头部和胸部：

“你吓死我啦！大坏蛋！大坏蛋！”

“中午饭我请客还不行吗。”

周局长瘫在沙发上说：

“下午的会，我参加不了啦。刚才让记者堵截，现在让你吓个半死。我要是因心脏病吓死了算什么？算壮烈牺牲还是因公殉职，你小子至少也是半拉谋杀犯。”

“对不起，周局长，我心里憋闷得慌。”

“你再憋闷，也不能拿枪解闷，拿死开心呀！你呀，都当上处长了，还改不了孩子脾气。”

“周局长，他不是说了嘛，中午他请客。”

“算啦，没被他吓死，我就知足。玲玲，你和陈虎好好研究一下，下午的会怎么个汇报。我还有事。”

“是。”陶素玲响亮地回答。

周森林出去，屋里只剩下陈虎和陶素玲。

她拉把椅子坐在陈虎的对面。能单独和陈虎在一起，是她每天与陈虎分手后心里总盼望的事。

这个男人身上的男子汉气质强烈地吸引着她，她总觉得这张刻有刀疤的脸有几分像牛虻，一个热情的革命者，一个既刚毅又温柔的男人。

走向世纪末的今天，很多男人们纸醉金迷，犬马声色，除了挣钱就是玩女人，很难出一个壮怀激烈的亚瑟，而突然间我遇到了他，或许正由于这道明显的刀疤他至今还没有结婚。是呀，时下的女孩子太肤浅、傍大款、追明星，怎么会懂得来欣赏如此生动的一张男人脸呢。

“嗨，讲讲刀疤的故事。”她说。

陈虎从桌子上拿过来手枪，像西部牛仔一样在手里转动它，动作麻利、敏捷。

“听见没有，讲讲刀疤的故事。”

“你有完没有？让人划了一刀，有什么可说的，害得我连媳

妇都找不着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说细致点。”

“行了，言归正传。下午什么会？我已经安排了别的事。”

“市委书记听汇报。让我们汇报何启章一案的进展。你知道吗，面的司机都知道何市长开枪自杀，嚷嚷遍了。”

“都谁参加汇报？”

“公安局，你们检察院，我们纪检委，还有别的部门，各汇报各的，然后听市委书记指示。周局长说，检察院这一块由你们反贪局负责汇报。”

“那我们就分头准备吧。”

“我要和你一块儿商量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思考问题时，只想和一个人在一起。只有这个人能帮助我。”

“嗨，是谁呀？”陶素玲不无醋意地问。

“是它。”

陈虎举起了一支香烟。

“真没见过你这么调皮的处长。”

陶素玲快快离开，哎，我还不如一支烟。

2

陈虎点上一支烟，他喜欢混合烟草的味道，但“万宝路”买不到，只好抽次的。

他打开录像机和电视机。勘查有何启章市长死亡现场的录像带尽管已看过多次，他觉得还有许多奥秘没有发现。

他操纵录像机遥控，一帧一帧地向前移动，在何启章前额正中的弹洞处定格。

弹洞整齐。

这张脸，过去骄横不可一世，现在成了录像带上的一个神秘影子。

何启章，你带走了多少秘密呢？陈虎嘴角浮出冷笑，我一定要把你带走的秘密挖出来，你活着时，我们较量过，现在你死了，我们还得较量下去，等着我吧，老朋友。

陈虎想起三年前与何启章的初次遭遇。当时，他是科长，何启章是市财政局局长。

一起数额巨大的套汇诈骗案经国务院领导批示，由公安部刑侦局、市刑侦处、市反贪局联合组成“11·2”专案组着手侦破。陈虎是专案组成员之一，何启章是案犯所在单位的领导，协助专案组工作。

第一次调查汇报会上，陈虎当着何启章的面提出：“何局长是案犯所在单位领导，积极配合我们调查，无疑对早日破案有很大帮助。但我认为，在案情调查期前，何局长应该回避，这样更好一些。”

会议在财政局招待所的会议室召开，办案人员吃住在招待所，经费由财政局报销，在坐的有副市长、局长、检察长，大家都没有提出何局长应该回避，独由级别最低的陈虎提出，与会者顿时哑场。

何启章微笑着站起来说：

“诸位领导，反腐倡廉是全党大事，我作为财政局长坚决支持，也想趁这个机会把财政局的问题彻底查一查，不论案件牵涉到谁，我一定全力配合，至于陈虎同志提出让我回避，我个人没有意见，我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查嘛！但我不是作为个人来开会的，我是以财政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的身份来参加这一神圣的工作，我很忙，实际上也不可能天天陪着大家，只是因为这是第一行碰头会，不来就是不尊重诸位领导和同志们，所以来了，我现在就可以走，但我保证，对专案组的支持将一如既往。”

何启章拿着皮包要离座，市长助理千钟急忙按住他的手：

“何局长，坐好，坐好，个别人的提议只是一种看法，个人的看法而已，我看会议是不是照常进行？”

轮到陈虎作调查陈述，他的目光与何启章的目光像两道闪电击在一起，碰撞出火花。

几个重要的线索和疑点他没在会上说，他留了一手，你不让何局长回避，那我回避他好了。

案犯易新，财政局分管外汇额度的科长，伙同外单位两人，私刻“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业务处”公章，滥用财政局外汇额度调拨单，作案16起，从国家金库套汇金额总计6000万美元，转手倒卖获利人民币1200万元。除挥霍无可追回之外，尚有350万元人民币易新说不出去向，陈虎看到的最后一份口供易称350万元交给了一个姓何的港商。

陈虎主张出境取证，350万元没下落前先不结案。这时，他被调到另一起经济案任副组长。

“11·2”案胜利结案，易新与另一名主犯被执行死刑，一名从犯判处无期徒刑。

陈虎在医院病床上得知易新已被执行死刑。他愤怒地把药片朝病房窗玻璃砸去，溅得七零八落，玻璃纹丝没动。案犯已死，那350万就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。

没办法，他已离开“11·2”专案组。在离开的当天晚上，大约十一点多钟，他骑自行车回家，在立交桥下被后面突然窜上来的一辆摩托撞翻，车的颜色，牌号，他都没有看清便昏死过去，被行人救起送往医院，知道自己左脸被切开三寸多长的口子。

何启章带着万宝路和水果与周森林局长一起到医院看望。

刚刚拆去纱布，三寸多长的刀疤永远刻在了陈虎的脸上，周森林心痛地说，这是成心跟咱们过不去，抓住他，非碎尸万段，何启章把削完的苹果递给陈虎慢悠悠地说：

“陈科长，这显然不是一般车祸，是蓄意报复。要是车祸，撞倒了人一跑了之，不会专门下车在你脸上留下个记号，真是丧心病狂。你看会不会是与‘11·2’案件有关的人干出来的？”

陈虎想抽烟，用打火机点烟时打了两次，没敢点燃。周森林给他点上烟：

“小陈，抽吧，你是‘11·2’专案的有功之臣，我跟护士打了招呼，反正病房就你一个人，一天允许你抽三支烟。英雄嘛，来点特殊照顾也是合理的。告诉你一个喜讯，‘11·2’专案组集体获二等功，你出院，就不再是科长，是正处长了。”

“祝贺你，陈处长。”何启章伸出手。

周森林笑着说：

“小陈，我看你们互相祝贺吧，何局长现在是咱们的父母官，常务副市长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陈虎疑惑地问。

“把年富力强的干部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嘛！”

陈虎伸出手：

“祝贺你，何副市长。”

“同喜，同喜，”何启章拍着陈虎的肩膀，“今天我刚到市政府报到，就先来看咱们的英雄，对不对。老周？”

周森林笑着说：

“对呀，何副市长是专程来看你的，这面子大哩！”

“谢谢。市长忙，就别在我这儿瞎耽误工夫了。”

何启章先走。周森林埋怨说：

“小陈，你对何副市长的态度可成了问题，从前他和我平级，现在人家比我高一级，在市里是第四把手，人家协助侦破‘11·2’大案，上上下下都很满意。你年纪轻轻的，只有尊重上级，才会前程远大，不像我，糟老头子一个，没什么奔头。”

“周局长，那350万……”

“‘11·2’案已经封卷，你还操那份闲心干什么。大案要案堆积如山，伤好了，你赶快出来给我练活。”

陈虎关上录像机，拿起电话，拨通电视台总编室。

“市电视台吗？请总编室负责同志接电话，我是反贪局陈虎。”

总编室王主任接电话：

“我是王庆升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需要何启章常务副市长到任之后，他所参加的视察、会议、外事活动等各方面的新闻资料，你们有吗？”

“有是有，但要一条一条的找，然后编在一起，很费事。有用吗？”

“这些资料可能会对办案有用，麻烦你们给汇总一下，需要多少时间？”

“两三天吧。文艺晚会有何市长的，也要吗？”

“也要。拜托了，到时我自己去取，再见。”

这些公开的新闻资料会有什么用吗。陈虎说不清楚，但他相信顺着蜘蛛网就能找到蜘蛛，这张网既然是蜘蛛精心编织起来的，何启章就不可能不用这张网。

陈虎打开电视机，“午间新闻”的节目时间到了。只要时间允许，他不放弃收看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节目。

“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本市午间新闻。首先播送新闻提要。市委书记焦鹏远接见出席全国劳模会议的本市代表。市委书记焦鹏远会见香港华大集团总裁谢力夫先生一行。市委书记焦鹏远、市长助理千钟到贫困山区慰问……”

陶素玲提着塑料袋进来：

“还说中午你请客呢，看起电视来了。”

陈虎摆摆手，示意不要说话。陶素玲从塑料袋里拿出两个盒饭，放在桌上，凑过来看电视。

电视画面上，市委书记焦鹏远、市长林先汉、市长助理千钟、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等在主席台就坐，台下是公交系统千余名职工和劳模。

焦鹏远说，我代表市委、市政府，向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载誉归来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！

“玲玲，”陈虎用脚踢了踢陶素玲的脚，“你仔细看主席台，发现什么毛病没有？”

“有什么毛病？”

“你没看见，他们一个个脸都绿了，笑得也不自然，你看焦书记是不是明显地瘦了？”

陶素玲仔细地看了一会说：

“也许是灯光不好造成的吧？”

“笑得不自然，也是灯光造成的？我看他们是强打精神。”

“你们检察官的眼睛就是毒。焦书记脸是不是绿，一会儿就知道了，我们不是要汇报吗。”

电视画面上，焦鹏远与千钟来到贫困山区，市电视台记者手持麦克风随行采访。

“玲玲，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”

“天天电视里见面，没见过本人，宋慧慧。”

“她风度不错。”

“你喜欢她？”

“我说宋慧慧风度不错，并没说我喜欢她。”

画面上，宋慧慧把麦克风举到焦鹏远嘴前：“焦书记，连这次，您是三下贫困山区了，请您谈谈感想好吗？”

焦鹏远说：“我最深切的感受是，贫困山区要脱贫致富，必须抓两条路的建设，一条是具体的公路，要把山区的产品运出去，把山里需要的物资运进来，另一条是抽象的公路，也就是信息公路，要与市区、与全国，甚至与全世界沟通信息。”

“玲玲，你要与宋慧慧接触，她应该是个知情人。”

“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她经常采访领导，焦书记出国，何启章出国，都带她一块去，我看去新闻，她确实很有魅力。”

“等你熬上市长当当，你也可以带宋小姐出国访问呀，只怕等你当上市长，人家早人老珠黄啦！”

陈虎把电视频道调到中央电视台的“新闻30分”节目，看了一会后关上。

“玲玲，你注意到没有，本市新闻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还有新闻30分，有什么区别？看出什么门道不有？”

陶素玲闪着大眼睛说：

“有什么门道？我又不是研究新闻的。”

“你就是炸油饼的，也得关心时事，不然油饼都卖不出去。”陈虎点上一支烟，狠狠吸了几口。“去，把门关严。”

陶素玲走到门旁，用力推了推，回到桌旁。

“神秘兮兮的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自何市长出事后，从焦书记到一般市委委员频频在市新闻节目曝光，今天接见，明天发奖，后天大会，出现频率从来没有这么高过，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呢，竟然连一条我市的新闻也没播过，以往，每天差不多都会播一条，有时甚至两条。焦书记的形象在新闻联播出现过两次，但两次都是他参加中央的活动。玲玲，你不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“我还是不太明白。”

“你这个国政系的研究生算白搭工夫，中国的报纸、新闻、电视，学问大啦！谁的名字排前，谁的名字排后、谁的活动用几号字见报，发表在第几版，以至电视新闻的出场频率，是否用半身近景的特写，都是政治气候的直接反映。关起门来说，我觉得中央对焦书记已经有了看法，中央掌握的情况当然不会告诉我

们，但你要是会看新闻会看报，能感觉出来一些东西，感觉到微妙的变化。”

“你又不是政客，琢磨这些，对你侦破有用吗？”

陈虎的右手中指轻轻抚摸着脸上的刀疤，这下意识的动作似乎能帮助他捕捉灵感，他踱了几步，站到陶素玲的面前说：

“玲玲，我觉得你不适合这项工作，你有点木。反腐败，反贪污案件，不是一般的打击刑事犯罪，首先是政治行为。何启章是常务副市长，主管财政金融，他的案件很可能牵涉到市委市政府高层，由于触及到了市委领导中的某个人甚至是班子，所遇到的阻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。如果市委在这件事情上和中央的大政方针不一致，我们怎么办？是听市委的？还是听中央的？”

“当然听中央的。”陶素玲不假思索脱口而出。

“对，我们必须和中央保持一。但压力也就出在这儿，市委是现管，特别是你，你是市纪委的干部。你不会愿意像我这样，脸上留下一道刀疤吧。我已经预感到了，这是一场大较量，搞不好我连小命都得搭上。我是别无选择，你要退出，还来得及，省得将来后悔呀！”

“有那么严重？”

“看吧。下午的会，就是第一次较量。”

3

市委会议室坐满了人。

长条会议桌东端坐着市委书记焦鹏远和市长林先汉，左侧是市长助理、市委常委千钟，右侧第一把椅子空着，过去这是常务副市长何启章的位置。并没有谁吩咐这把椅子空着不许坐人，但谁也不愿坐到这个位置上。

焦鹏远用斜光扫了扫右侧的空椅子，微微叹口气。

陈虎坐在西端右侧最后一把椅子上，陶素玲坐在他的对面。

公安局、检察院、反贪局各部门的一把手全到齐了。

一台 33 寸悬挂彩电吊在会议室西头，离陈虎很近。

林先汉市长与焦鹏远轻声谈了几句，面向会场，严肃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，现在开会。副市长何启章同志突然死亡到今天已经九天，为调查何启章的死因，各方面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。今天的会就是听听情况。首先请焦书记作指示。”

焦鹏远咳了几声，环视一遍会场说：

“同志们，我市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，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，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，中央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是给予充分肯定的。但是，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。有错误不怕，改了就是好同志嘛！特别是反腐败，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抓好。我不敢保证市委市政府就特别的健康，连一个腐败分子也没有，连一件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也没有，这个包票我不能打。但我们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，成绩是主要的；这个包票我还是敢打的，我们作任何工作，都要从安定团结出发，从有利于改革开放出发。何启章同志的死，经过一段调查，相信大家已经有了结论。何启章同志究竟是怎么死的，我们一要向中央汇报清楚，二要对广大干部讲清楚。一定要坚持不扩大，不缩小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汇报吧，谁先说？”

林先汉插话道：“公安局先讲吧。”

公安局长、副局长、刑侦处长和办案人员坐在一起，刑侦处孙铁良处长站起来：

“各位首长，各位领导，我汇报对何启章副市长死亡的调查。1995 年 5 月 3 日在野山坡，地图上标明的五号地区死亡。接到当地县公安局报案后，我们立即赶赴出事现场。发现何的上半身靠在树杆上，坐姿，身下是乱石和刚发芽的野草，右手握一把手枪，枪栓内缺一粒子弹。现已查明，手枪是何启章向警卫班借用